

呼
·
吸
·
中
·
原
·
呼
·
吸
·
中
·
原

呼
·
吸
·
中
·
原
·
呼
·
吸
·
中
·
原

呼吸中原

HUXI ZHONGYUAN HUXI ZHONGYUAN

范文章◎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LT0000566011

呼吸中原

范文章◎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吸中原/范文章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10

ISBN 7-5348-2460-5

I. 呼… II. 范…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284 号

责任编辑:张武松

责任校对:温向苏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40mm 1/16

印张:12.25

字数:133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版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460-5/I·821 **定价:**1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生长根的土地
(代序)

现在同许多年轻人谈起故乡的概念,不少人的回答简直让人吃惊,原来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我们这一代人,故乡却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无情推移和生存空间的恣意扩展,对故乡的记忆愈加清晰,清晰得在梦境里比在现实中还要逼真。



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出生在南阳盆地的一个古老的村庄。发源于伏牛山的白河从它的一侧流过,是在村头,也是在岸边,生长着一棵古老的柳树,老得村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它的年岁。柳树下,是村里的老人谈天说地的场所,论起三皇五帝来一直能到月上三竿;那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玩疯了的时候,任凭家长叫三遍也不回家吃饭。那时候,白河还没有上游的水库,河水丰盈,时有点点白帆和排排木筏驶过。在我的记忆里,它曾经是故乡最美丽的一道的风景。然而,也正是因为上游没有水库

拦洪,白河时常泛滥。记得有一年夏天,一连下了几天暴雨,河水陡然上涨,河槽骤然加宽,一夜之间,把大柳树冲倒了。待到洪水过后,我看见,大柳树的根裸露在阳光下,泥土被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须根无奈地叹息着,侧根大都被折断,惟有那主根,仍然顽强地扎在大地深处,维系着大柳树的生命,固守在生它长它的那方土地上。记得那一刻,我流泪了,但童年的我还没有学会表达那时心情的语言。直到长大成人,我才从艾青的诗句里找到了当时流泪的原因:“为什么我的双眼里常含泪花,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乡亲们赶着牛车拉来了泥土,填平了被河水冲刷的大坑,扶直了大柳树。大柳树逃过了一劫,继续顽强地生长着。然而,它却没有躲过另一劫,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它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我清楚地记得,因为它长得又粗又壮,砍它的时候,用的不是斧子,而是明晃晃的铡刀!那一刻,我却没有流泪,因为我知道砍去的只是大柳树的躯干和枝叶,它的根还在。只要有根在,它就不会死亡,不会灭绝。果然,第二年就从它的根部发出了嫩嫩的枝芽。



只要有根在,在生长根的土地上,就会有生命的延续。这一点,我在参观轩辕黄帝故里时深切地感受到了。黄帝故里人用心良苦,特意在轩辕之丘展览馆的大厅里,展示出一个巨大的树根。记得那天我一看到那个树根,心就被无形地攫住了。那密密麻麻的须根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仿佛能网住整个神州大地。我在那个树



根前沉默良久，想到了许许多多，面前依稀出现了一条历史的长河，从原始洪荒的涓涓小溪到今天文明时代的澎湃江流……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蓦地闪现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张宇先生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一

次，作家们在京城聚会，他们突然问河南作家乔典运先生，中原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乔典运没有回答，他们一再追问，到底啥叫中原人？乔典运终于开了口：“这么说吧，一句话，中原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一语既出，一下子把大家都惊呆了。我采访过乔典运，知道他的诙谐幽默之所以语出惊人，在于他的深刻与犀利。接着，张宇也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中原人就像一个最初的怀春少女，先变成一个多情博爱的少妇，再变成一个无私奉献的老妈妈一样，等到她养育过无数的儿女们，也就耗尽了自已的全部精力，最后只留一口气微笑着枯坐在家门前，永远地等待着儿女们来看望她。但是，儿女们自有儿女们的生活，慢慢地就把她忘却了。

这些年来，关于地域文明的研究如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汹涌不止。这原是一种好现象。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国的版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荣耀，各个地域都有各自的辉煌。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认真探究并继承的。但在探究和继承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狭隘和偏见，比如现在出现的争“名人”之风。诸如老子的鹿邑与涡阳之争、诸葛亮的南阳与襄阳之争、韩愈的孟州与昌黎之争、白居易的新郑与下邳之争，还有庄子、孔子、花木兰、貂禅、杨玉环的祖籍之争等等。各地都以自己在历史上出了多

少个名人而自足、自傲，并常常以此为谈资，落得个精神胜利。孰不知，久而久之，自己也就成了鲁迅笔下那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了。历史是由无数个现实串连起来的，而现实是真实的，因此历史也应该是真实的，任何对历史的粉饰和篡改都是犯罪。从中华民族整个历史来看，各地域、各民族的发展都对中国历史有过贡献。我们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是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共同创造的。远古时期，我国夏、商、周三个主要的文明时代，它们的王朝的中心都是中原地区。因此，中华民族真正跨进文明的门槛，是在有灿烂文明基础的中原地区；率先跨进文明大门的人，首先是中原人。历史和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非但不能分开，而且结合得又是如此天衣无缝：历史是文化的一种凝聚，而文化本身又是历史的积淀。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只缘它植根于大中原这片沃土。

然而，当我把审视中国文化的目光聚焦于中原以来，感到我的每一次呼吸都是那么的深沉。中原的历史实在是太厚重了，厚重得一旦背起它就喘不过气来。不知有多少次了，我都想过要放弃这个写作计划，但出于对中原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恋，也出于对哺育我的这片土地的反哺之情，才使我最终坚定了信念，不揣浅陋，力不从心地坚持了下来。应该说，这只是一个开端，只要有对中原的那份爱在，那份情在，我还会写下去的。

就在这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特意回了趟故乡，看望那棵久违的大柳树。如今，它已长高了，长大了，犹如我记忆中的它的父辈模样。我想，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要大柳树在，哪怕只有它的根在，我都不会模糊对故乡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流经村旁的弯弯的、长长的河湾，是我幼年时读的第一部童话长卷。那里的每一个精美的鹅卵石，就是一个动人的童话故事。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来到河湾，静静地坐在鹅卵石上，手托下巴出神地听那里的童话故事。至今，我还把那颗童心系在那里的鹅卵石上。



呼吸中原



生长根的土地

生长根的土地(代序) / 1

历史和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非但不能分开,而且结合得又是如此天衣无缝:历史是文化的一种凝聚,而文化本身又是历史的积淀。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只缘它植根于大中原这片沃土……



陈桥
历史的驿站

陈桥,历史的驿站 / 1

就在西方的圣人耶稣降临后的第九百六十年头,在世界东方的一个古老国家的腹心、堪与两河流域人类文明相媲美的黄河流域,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这件事后来扭转了中华民族的乾坤,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心仪峨眉

心仪峨眉 / 25

“三苏”墓地所在的小峨眉山正处于豫西山地向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有山有川,钟灵毓秀,造物主把“三苏”恩赐给小峨眉山,小峨眉山敞开胸怀包容了“三苏”。现在,只要人们一踏上这片土地,就立刻会被浓重的文化氛围包裹起来……



好雨时节读南瑶

好雨时节读南瑶 / 49

站在杜甫故居的小院里审视他诞生的窑洞,不由人在沉思中生出幽幽诗情。人类社会的风雨和自然界的风雨,曾经在这孔窑洞中酝酿成一行行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的诗行。这孔窑洞仿佛洞察古今的慧眼,又依稀呼吸社会的肺腑……



道德真源

道德真源 /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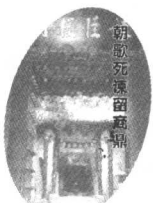
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横亘着两条大河:黄河和淮河。当它们流经坦荡如砥的大平时,有一条河流像纽带似地把它们联系起来,这便是涡河。公元前六世纪,道教文化的创始人老子,就诞生在涡河孕育的这片肥腴的土地上……



爱也宛丘,情也宛丘

爱也宛丘,情也宛丘 /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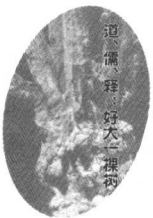
淮阳,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最古老的家园,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静静地安息在这里,接受后世子孙的顶礼膜拜。感谢这方古老的土地在蒙昧时代接受了他们,使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教化子民,古老的中原大地上,始泛起中华文明之光……



朝歌死谏留商鼎

朝歌死谏留商鼎 /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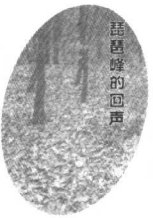
王辉,左傍千仞太行,右濒万里平原,交汇的山川完成了比干血肉之躯的再造,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留下了一个响遏云天的名字;老百姓的心中,矗立起一个永不泯灭的刚正形象。他的骨头,如太行山一样坚硬;他的胸怀,如大平原一样坦荡……



道、儒、释:好大一棵树

道、儒、释:好大一棵树 / 129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对于中原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年头。这一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一个大事件:一种外来文化开始了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嫁接。然而,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却源于中国一个皇帝做的一个近乎荒唐的梦……



琵琶峰的回声

琵琶峰的回声 /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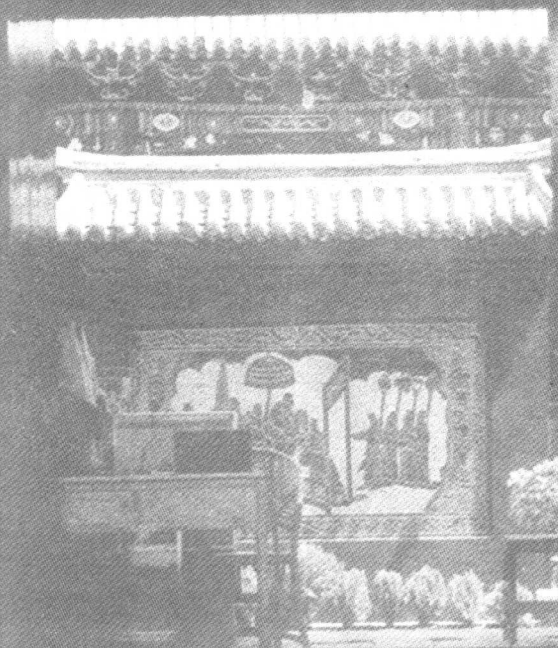
唐武宗会昌二年早春的一天清晨,一只小船从洛阳建春门驶出,在刚刚解冰的伊河上溯前往香山去。船尾舵旁,站着一位峨冠博带的老人,鬓边散落下来的斑斑白发和苍白的胡须,在凉风中拂动。他,就是刚刚被罢去太子少傅之职的白居易……

陈桥， 历史的驿站

陈桥驿

陈桥兵变奠宋代基业

黄袍加身定赵氏乾坤



自从我把审视中国历史的目光聚焦于中原以来，宋王朝一直是我叩问的一个焦点。对于它的诞生地——陈桥，我也一直心向往之，常常怀着一颗探源之心，怀念着陈桥，思索着陈桥，咀嚼着陈桥。

我决意去访问陈桥了，而且，特意选择了一个冬日。虽然，一千多年后的冬天已非当年陈桥的那个冬天，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气候变化，似乎这个冬天要比历史上的那个冬天暖和得多，但那天还是让人感到了浓浓的冬意。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像个在严寒里冻了一夜的橘子，丝毫感觉不到它那金黄色的鲜艳。残雪在背阴处瑟缩着，柳枝被凛冽的风任意蹂躏，田野空



旷,了无生机。我们乘坐的车子就这样行驶在寂寞的原野上。与车窗外寂寞的一切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的心中此刻正湍流着一条历史的长河,河床里波涛汹涌:就在西方的圣人耶稣降临的第九百六十年头,在世界东方的一个古老国家的腹心、堪与两河流域人类文明相媲美的黄河流域,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这件事后来扭转了中华民族的乾坤,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车子驶进了冬日的陈桥。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原集镇,和中原大地上数以千计的集镇毫无二致。低矮的房屋,杂然而生的树木,窄窄的、长长的街道,如同出自同一个中原民俗的意志。经打听,我们在一条不太深的街巷找到了当年发生那件大事的地点——东岳庙。四周静悄悄的,没有参观的人流,只有几位老人穿着厚厚的纯一色的黝黑的棉袄,把双手交叉进袖子里,依偎在大门前晒太阳,为摄影家结构出一幅意境隽永而又主题模糊的作品。院内的一座偏房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扶摇直上,无声地融入清冽的天空。历史,此刻好像被人们遗忘了。

遗忘其实是一种失意。失意的原因是什么,在这里无须深究。但理智时时都在提醒,遗忘的积累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为了避免损失,有必要时时和遗忘抗争,该记住的事千万不该遗忘,比如这陈桥和一千多年前发生在陈桥的那件事。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变幻着一个又一个时空,改朝换代的旗帜曾使不谙中国历史的人眼花缭乱。研究中国历史的泰斗巨匠们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创立了历史唯物



史观,把分裂与统一作为是否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标志。简言之,统一就是进步,分裂就意味着倒退。在滚滚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唐宋之际有两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一个是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另一个就是发生在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前者使社会由治到乱,如鳌上翻饼,“你方唱罢我登台”,破坏中华民族的统一,遏止历史前进步伐并使之倒退;后者则使社会由乱到治,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宋王朝,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桥兵变”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不啻于爆发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耐人寻味的是,这么大的事却有条不紊地发生在黄河滩涂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而且,说是兵变,却又迥异于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兵变,居然会兵不血刃!这似乎是天意,又似乎是民心。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才是它自身运动的规律。这个规律不可抗拒。“陈桥兵变”顺应了这一发展规律,不管它带有怎样明显的时代以及某个人的历史局限。在“安史之乱”后大分裂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原人民从此过上了相对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原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牢牢地记住它。

在我国历史上,“陈桥兵变”后成为有宋一朝开国皇帝



的赵匡胤是和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等齐名的有作为的皇帝。在“安史之乱”后群雄混战、藩镇割据的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赵匡胤跟随后周世宗柴荣出生入死，浴血鏖战，屡建战功，被柴荣提升为殿前都检点，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统帅精锐禁军，担负着驻守京师的重任。

公元959年，柴荣去世，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承皇位，史称恭帝，由他的母亲符太后执掌朝政。翌年，也就是恭帝显德二年。这年的正月初一日，正当满朝文武把盏欢庆新春佳节的时候，突然从河北镇州、定州传来了辽国和北汉联兵南下、大肆入侵的紧急情报。朝廷内外顿时大哗，符太后和当朝宰相范质等人于慌乱中不辨真假，仓促派遣赵匡胤率领禁军精锐迎敌。甲辰日，也就是正月初三日，大军行至陈桥驿，军帐就设在东岳庙内。这天深夜，军中部将在赵匡胤的胞弟赵匡义（后为避讳改名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的策动下，一个个手执兵器列队站在东岳庙大殿前，声言要赵匡胤当皇帝。赵匡胤装作酒醉未醒，等到天亮，众将士拥进军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然后，众将士簇拥着身披黄袍的赵匡胤回朝，在其他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策应下，于正月五日举行了“禅代”大典，赵匡胤做起了皇帝。因赵匡胤所领归德军在宋州，遂改国号为“宋”。

在陈桥驿那声震中原的“万岁”欢呼声浪渐渐平息之后，再



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那场看似突然的兵变,才发觉它实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这位看来是“被迫”披上黄袍、坐上龙椅的赵匡胤,其实早已煞费了一番苦心。还在他确立了自己在禁军中的统帅地位时,就开始培育自己的势力,同其他禁军将领结拜为“十兄弟”,着手兵变前的组织准备工作。虽然当时朝中也有人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但那个先帝新崩、少帝年幼不能视政的特殊时期客观上为兵变提供了一个可能成功的机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赵匡胤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这个机遇。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在京城发动政变,一是难遮众人耳目,即使是成功了也难免落个阴谋篡位的名声;二是一旦失败便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于是,他把兵变地点选在了与京师有黄河之隔的陈桥驿,借率军迎敌辽国和北汉联兵,拉开了兵变这部历史活剧的序幕,并且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黄袍加身以后,他非但没有被皇位到手而喜昏头脑,而是更冷静地回顾了历史上历次发动兵变的情况。他当然知道,历史上每一场兵变,都会伴随着一场混乱——在一片混乱中开始,在一片混乱中结束。而且,混乱还会使已到手的胜利顷刻丧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赵匡胤决心稳住

